

昆滇往事

## 马龙印象

□周义平



峥嵘岁月

## 那些关于灯的记忆

□朱耀儒

马龙,给我最深的印象是: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地处偏僻的破旧县城,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马龙人始终不变的朴实情怀。

记得1970年刚参加工作时,我参与了地处马龙深山沟的一个三线军工厂的建设用地征用工作。在当时昆明军区主要领导现场定点并初步完成厂区的规划设计后,作为云南省特事特办的项目,我们开始了征用土地的工作。

第一次去马龙县政府办事,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很不像样的小镇。说它小,是因为作为县城所在地,其规模远不及自己家乡江南的一个村镇。整个县城仅有一条很窄很短的街道,用不了几分钟就能走完。说它很不像样,是因为整个县城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,也没有像样的商店和各类公共服务设施。就连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所在地,也仅是一个由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和几幢小平

房组成的小四合院。

整个马龙基本没有什么工业,甚至连小作坊也很少。我们惊异于马龙的落后和闭塞,然而当我们接触到县政府领导和具体办事人员时,又为他们的质朴、热情和好客而感动,他们没有一点架子。在我们说明来意和出示省里的有关批文,强调工程建设已破土动工、急需完善土地征用工作的情况后,他们同样急我们所急,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和人员,组成一个班子,专门负责组织和处理我们厂及我们另外两个兄弟厂的土地征用工作。同时表示,他们十分欢迎我们能定点在马龙县进行建设,他们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。但马龙县基础薄弱,没有工业,农业也十分落后,希望三厂的建设能带动马龙县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。

在我们整整十年的建厂过程中,我们得到了云南省各级政府和当地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and 帮助,使我们的工厂建设得以

顺利完成。本着军工企业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精神,我们同样在当年十分艰苦的条件下,力所能及地给地方以各种支援和帮助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工厂与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结下了深深的情谊。而随着时代的进步,马龙县也在这十年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。

建厂至今已50年过去了,我们调整搬迁出山沟的老厂也20多年了。今天的马龙,可以说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特别是去年马龙撤县建区后,已步入快速发展的新纪元。如今的马龙,交通便捷、街道整洁、高楼林立,城市各项配套设施基本齐全,各行各业均已取得长足的发展。相信不久的将来,马龙将变得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。一个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新马龙必将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船舶设备集团,74岁)

在我有生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,灯经历了多次的变化,每次变化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,让人回味无穷。

从我能记事起,家里点的是菜油灯。菜油灯有一个巴掌大的灯座,有一个约一尺长的灯柱,有一个小碗状的灯托和一边突出的灯头,灯头上添满菜油,放进棉花搓成的灯芯,点燃从菜油里伸出的灯芯,就可以驱散房间里的黑暗,带来珍贵的明亮。这种灯是花钱买的,据说还价格不菲呢。那时候我常常想,菜油是多珍贵的食品,怎么会舍得用来点灯?问母亲,母亲说,菜油再贵,人也不能缺少灯光。可见为了光亮,人们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天,父亲从镇上买回一个煤油灯。煤油灯是一个葫芦状带把的玻璃瓶,上小下大,瓶口有一个薄铁皮做的灯盖,中间插着一个铁皮卷的灯芯桶。给玻璃瓶里添满煤油,在灯芯桶里插入自制的灯芯,就可以点燃了。这种灯比菜油灯亮度大,又易点易灭,只要擦着的火柴一接触就点燃,手靠近轻轻一扇就灭。但煤油燃烧会冒出一股黑烟,对人的呼吸道有所损伤。因为母亲每夜都纺线到深夜,第二天我们擤出的鼻涕都是黑的。

1957年,我考入县城的初级中学。那时县城还未通电,中学生上晚自习点的是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。一个教室几十盏煤油灯燃放的黑气,熏得人头昏脑涨,呛得人咳嗽流涕。于是,学校便给每班买了一个汽灯。当时,我是班委会的生活委员,管理和点汽灯就成了我分内的事。点汽灯看似简单,其实有一定的技术含量。油不能加得太满,得给充气留下一定空间;充气也不能太多,否则会发生爆炸。汽灯的光亮很强,照得教室如同白昼。每天晚上,我们在汽灯呼呼的欢叫声中安静地学习,颇感惬意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们村通了电。但只是用于各小队的电磨和大队的照明。我家离大队只隔了三家,距离不到百米,我经常琢磨着如何引电入户。1970年初,儿子将要出生,我灵机一动,便揣上香烟去找村支书,要求在大队的电线上挂火通电。征得支书的同意,我买了导线和灯泡等配件,请电工为我家拉好了线,装上了灯。说来也真是凑巧,儿子出生的那晚,电工在大队挂火,我家三个房间的灯泡霎时发亮,一家人欢呼雀跃,就在这热烈的欢乐中,儿子响亮的哭声传出,又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后来为了增加亮度,我把25瓦的灯泡换成20瓦的日光灯管,母亲高兴地说,这下晚上真的和白天一样了。

结识霓虹灯是在我读大学走进省城之后。因为在高中学过化学,我知道那绚丽灿烂的霓虹灯是因为充了氦、氖等惰性气体。但我首次看到还是觉得特别稀奇好玩,特别是霓虹灯的不断闪烁和变换色彩,更是吸引我长时间地观赏,一直不忍离开。

依稀记得大约在10多年前,节能灯逐渐进入各家各户。节能灯是电灯史的一次飞跃。它用电少,又比普通日光灯亮度高,使用寿命长,很受人们的欢迎。如今,你无论走进谁家,看到的都是清一色的节能灯。

在我的有生之年,经历了从菜油灯到煤油灯,从普通电灯到节能灯的多次变化。每次变化都让人惊喜,都让人深深地发出由衷的感慨。因为那不仅是个人生活的享受,也映射出祖国不断繁荣和日益强大!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陕西教育报刊社,76岁)

## 石灰窑村通水了

□王宏志

老照片

这是一张我保存了43年的照片,照片拍摄于1976年4月13日,当时为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公社石灰窑村通水仪式。石灰窑位于昆明市最高的山老爷山,海拔2700多米,共有12户人家,是彝族的分支——撒梅人村落。1975年这里来了第一批知青,在我们来之前,村民吃水要到2公里外的山箐去挑,知青下来后,在动员单位的支持下,知青和村民共同努力,用木头做水槽,把水从大山上引到了村里,从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山上的泉水正在往储水池里流。为了庆祝这个重要的日子,当时6名女知青全部穿上了彝族服装,中间女知青旁边的是时任官渡区委书记的普永寿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铁路局,67岁)



石灰窑村通水照片

## 为老妻吃醋

□陈宾

夕阳之歌

退休后,为了防止得上退休综合征,老婆就把买菜煮饭、接送小孙子上下学的任务指派给了我,闲下来的她就去唱歌跳舞了。

老婆本身就是块唱歌跳舞的料,一两年下来,人感觉精神了,年轻了,也时尚了。几个老哥弟在一起闲聊,他们总是让我多个心眼,说别苦了一辈子还被人甩了。其实我们夫妻感情很好,老婆人漂亮,性格活泼,我是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,对老婆是千依百顺的。不过自从看见文艺队里的几个男同志对老婆关心和照顾,我吃醋了。有天晚上一个男同志送老婆回来,老婆喝了酒,那男的扶着老婆下了车,还不忘叮嘱老婆:把剩的苹果醋喝了,泡点蜂蜜水喝,用温水泡泡脚……老婆带着几分醉意说:知道了,知道了。

结婚四十年,我第一次给老婆脸色看,我直接说不让她跳舞了,要她在家帮我做家务,老婆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跟我送孙子上学,而后买菜煮饭,见我生气,老婆变着花样逗我开心。老婆在家是个

管家能手,家里老老少少都离不开她,这些年她确实辛苦了,我突然内疚起来,觉得对不起老婆。

周末,孙孙跟儿子儿媳度假去了,老婆就约我去宝海公园玩。里面全是年纪相仿的老年人,很多人都认识老婆,一见面就请老婆跳舞唱歌,几个老头对我说:你真有福气,有个这么好的老婆,看你过得多开心,虽然与我们年龄差不多,但你比我们年轻多了。那晚送老婆回来的那个男同志跟我闲聊起来,他说:“香香真是个好女人,她不但教我们唱歌跳舞,还把养生、防病自救的方法教给我们,我们喜欢她,更尊敬她。我喜欢唱歌跳舞,老伴不理解,经常和我吵架,我非常苦恼。香香说你也不怎么支持她,其实你老婆这样用心刻苦地锻炼身体都是为了你,她说女人侍候男人可以细心、耐心,而男人做不到,她希望在风烛残年的时候让她照顾你,看着你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,而不是让你为难道照顾她,让你过没有她的孤单日子。”

我听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,看着手拿歌本在教唱歌的老婆,觉得自己太差了,想起年轻时我问过老婆“我一表人才,工资也高,你为什么从来不怕我有外心”。老婆笑笑说:“女人该有的好我都有,你一样都不缺,你怎么要有外心呢”。是啊,我的老婆在我心里一直都这么完美,这么完美的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献下殷勤也很正常呀。我向老婆认了错,老婆还是笑着说:“你给我敲下警钟也是好事,我们能平平安安牵手走完一生是我所期望的,今生遇见你,不求大富大贵,也不求升官发财,只求我们白头偕老,家庭和睦,平平安安的。神有仙术,也难堵悠悠众口,过好自己日子,别人的评论与我们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,不要让别人的负能量影响了自己的情绪,更不能让别人阻挡了自己追求精彩人生的步伐。”

把老婆拥在怀里的这一刻,我更爱这个爱唱爱跳充满活力的美丽老婆了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小石坝邮电所,57岁)